

遗孀

〔罗〕李维乌·列勃里亚努 著
朱克文 译



遺囑



遗孀

〔罗〕李维乌·列勃里亚努 著

朱克文 译

北京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山西

遗 踪 录

〔罗〕李维乌·列勃里亚努 著

朱克文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75 字数：333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7,800册

*

书号：10397·140 定价：3.15元

译 本 序

李维乌·列勃里亚努(1885——1944)是罗马尼亚现代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遗嫁资》、《被绞死者的森林》和《起义》的问世,使他在罗马尼亚文坛上独树一帜,被公认为罗马尼亚现代长篇小说体裁的创始人。他除从事小说、戏剧、政论和散文创作外,还担任过罗马尼亚作协主席、国立布加勒斯特剧院经理等职。

列勃里亚努出生在罗马尼亚北部一个偏僻的乡村,父亲是小学教师。他的家乡特兰西尼亚地区当时被奥匈帝国所统治。该地区居住着罗马尼亚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因此,列勃里亚努先后上过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和日耳曼语学校。这种生活和学习环境,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学毕业后,列勃里亚努想到布加勒斯特去攻读医学,因经济所迫不得不进了军事学校,不过他常去大学的文学系和哲学系听课。一九〇五年,列勃里亚努成为奥匈帝国军队中的一名少尉,但他的志趣与军队的刻板生活格格不入。他喜欢文学创作,曾在锡比乌的《晨星》杂志上发表过两篇短篇小说。一九〇八年他辞去军职,回到家乡从事艰苦的创作活动。由于生活困难,他还不得不兼任

各种差事，如村公所的文书、职员等。一九〇九年末，他再次到布加勒斯特，专门写政论文章和短篇小说。次年，他因违犯帝国军纪而被捕，并被引渡到奥匈帝国，关押了数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定居在布加勒斯特。一九一六年八月，初持中立的罗马尼亚参加了协约国一方对奥匈等同盟国宣战，不久同盟国军占领了包括布加勒斯特在内的罗马尼亚的大片国土。由于列勃里亚努的出身和经历，受到占领者和被占领者双方的猜疑和折磨。战争期间他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后来这些都成了他创作的重要素材。

列勃里亚努一生创作甚丰，初期主要写短篇小说，后期集中写长篇小说。二十世纪上半叶，罗马尼亚社会极端动荡，由于奥匈帝国的统治和连年的战争，使城乡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农村阶级矛盾、农民起义以及知识分子、城市贫民的穷困境遇等等，都成为列勃里亚努创作的基本题材。

《遗嫁资》（1920年）是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起义》的姊妹篇。它是列勃里亚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动荡的年代中完成的。当时他住在敌占区，生活非常困难，奥匈当局一再抓他，他不得不四处逃避。在他的生活不断变动、到处流浪的过程中，险些把这部书的手稿遗失。《遗嫁资》深刻揭示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特兰西尼亚的农村生活和阶级矛盾。《遗嫁资》向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故事：

由于资本主义在农村迅速发展，贫农的儿子伊昂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导致了一系列悲剧的发生。伊昂是个聪明、勤劳、英俊、而又贫穷的小伙子，可他野心很大。他为了摆脱贫穷的生活，竟走上了不择手段追求财富的罪恶道路，丧失了劳动人民应有的品质。在他的灵魂里，诡计代替了智慧，残暴代替了坚强的

性格，丧心病狂和执拗代替了劳动热情和耐性。为了捞取一份嫁妆，他竟抛弃了爱慕已久的、美丽的穷苦姑娘芙洛丽卡，而处心积虑地去勾引外貌十分丑陋的富农的女儿亚纳，并使她有了身孕，以此作为筹码要挟她的父亲瓦西列·巴丘。这使本来正准备把女儿嫁给另一个富农子弟乔治的瓦西列·巴丘毫无办法，只好听他摆布。伊昂的诡计得逞了，他终于占有了梦寐以求的瓦西列·巴丘的土地。婚后，伊昂肆无忌惮地虐待亚纳，使这个不幸的女人完全处在他一人的淫威之下。在伊昂和瓦西列·巴丘的眼里，亚纳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人格化了的嫁资。她先是做父亲的奴隶，后来又成了丈夫的奴隶。当她的希望，她的少女的幻想和爱情统统被无情地毁灭以后，她绝望了，终于自杀身亡。不久，出生数月的儿子也相继死去。富农瓦西列·巴丘想追回落入伊昂手中的土地，去找神父公断，不料外号叫“圣水刷”的神父，竟利用他们的无知设下圈套，在他们翁婿共同签订的契约上注明：倘若伊昂死后没有合法的继承人，土地便归教堂所有。

在这以前，伊昂只听过“土地的声音”，现在开始懂得“爱情的声音”了，他懊悔美丽的芙洛丽卡为什么没有成为自己的妻子。于是，他又重新去追求昔日的恋人芙洛丽卡，而她早已成了乔治的妻子。有一天夜晚，乔治设下埋伏，当伊昂到他家去和芙洛丽卡秘密幽会的时候，用铁锹把伊昂的脑壳劈开了。但乔治也因此进了监狱。伊昂绞尽脑汁从巴丘手中得到的土地，根据过去签订的契约，转眼变成了教堂的财产。

这只不过是一个非常简略的梗概，全书内容丰富多采。伊昂所经历的悲剧宛若一道强烈的闪电，集中反映了罗马尼亚整个农村的生活，揭示出农村各个阶层的矛盾，以及他们各自的心理状态、各自的悲剧。作者既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又

生动地描写了许多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群众场面。层次错落有致，有条不紊，相互映照，栩栩如生，确实是一幅色彩斑斓、洋溢着浓郁乡土气息的风俗画卷。罗马尼亚的文艺评论家说，《遗嫁资》这部小说，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了一个特别新颖而又极饶趣味的课题。农村社会的阶级对立第一次由作者大胆地提到首要的地位。列勃里亚努指出了农村的分裂，指出了农民的分化。此外还指出，为了占有土地而产生的激烈的斗争，是一切冲突的基本原因。他们认为：“仅从他（列勃里亚努）能运用艺术手法来分析各种人物的品质和生活方式，就足以使这部小说成为特兰西瓦尼亚农村的特写。圆圈舞、婚宴、洗礼、诉讼、客店相遇、宗教仪式的举行……这一切都以真实的色彩描绘出来，完全表现了作者有刻划入微、剖析尽致的特殊天才。在他的小说中很自然地展现出来的是一幅幅农村生活中日常琐事的画面。”

列勃里亚努的小说创作有许多独到的地方，他不愧是一个技巧娴熟的小说家。他这支犀利的笔，就象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对他笔下的人物一一进行细致的、深刻的心理分析，读来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仿佛自己也生活在他们之中一样，经历着他们的欢乐、激动、苦恼和悲愤。作者尤其擅长描写极端紧张的心理状态。

列勃里亚努的作品没有冗长的、令人窒闷的心理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行为，都被不知不觉地叙述出来，或巧妙地穿插在小说情节的逻辑发展中。他特别注重展开事实，注意故事的生命线，而不是着力于对环境、气氛的渲染，或是把每个人物的心理状态以静止的方式加以详尽的分析。因此，书中每一个表面独立的情节中，起决定作用的依然是中心故事，人物多而不杂乱，结构庞大却仍能显出严谨的条理。

一般说来，列勃里亚努的小说没有动人心魄的开场白，词汇

也相当简单，他不肯去追求雅致、华丽的词藻，他甚至不嫌重复。他的文体质朴无华、简单明了。故事都以构造极为简单的句子表达出来，尽量不使小说蒙上主观的色彩，而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故事发展的戏剧性上。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力图客观地表现事实和存在的散文作家的艺术魅力。他的长篇小说《遗嫁资》以及绝大部分著作，都暗含着一个巨大社会力量支配着的复杂的形象，说明在特定的时期内个人的存在都受这力量的制约。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事实，就会发现，虽然作者没有用多少华丽的词藻，或是这种表面上缺乏个性的、似乎没有多大气魄的笔调却会大大增加情景的悲剧气氛。

列勃里亚努还极善于巧妙安排细节。他冷静地摆在读者面前的一些事件，乍看起来并不重要，然而却出于精心的抉择，因为这些事件都能汇集到一条主流中去，而这条主流又能使它们互相紧密地联系着。因此，象流水般动荡喧嚣的生活，便自然而然地展示在读者眼前。作家用质朴的叙述，往往能令人不知不觉地接触到人生的重大问题；而在列勃里亚努质朴的文笔中，还有一种庄严的气概和浓郁的诗意，这是难能可贵的艺术特色。

《遗嫁资》和《起义》（1933年）都是以同一个时期罗马尼亚的农村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家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情，在《遗嫁资》中别开生面地塑造了一个被奴役、被损害、乃至完全变态的农民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农民渴望土地的热切心情，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罪恶。而《起义》却是一部追述一九〇七年罗马尼亚农民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热情歌颂农民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斗争精神，核心依然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土地。在封建贵族统治的社会里，象伊昂那样聪明、勤劳、节俭的穷苦农民，他们不论做什么，总是达不到目的的，当

他们饥饿到极点时，就梦想占有土地。他们的心情也随之沸腾起来了，在他们的头脑中，土地就象诱人的、热气腾腾的大块面包，在他们饿得冒火的眼前晃来晃去。此刻，他们的痛苦已经达到了顶点，对贵族的仇恨也达到了高峰，每个人都已忍无可忍。但是他们不是象伊昂那样采取狡诈的手段去夺取土地，而是暴动。他们闯到封建主们的土地上，对那些多少年来欺负他们、压迫他们的贵族老爷进行清算。因此，《起义》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遗嫁资》的续篇。《遗嫁资》中的某些人物，在《起义》中继续出现，并有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遗嫁资》和《起义》都是列勃里亚努的名篇佳作，在罗马尼亚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都占有显著地位。《起义》的中文译本于一九八二年已经在我国再版发行，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现在我们把它的姊妹篇《遗嫁资》翻译出来以飨我国读者。

朱克文

一九八六年

目 录

向往土地

第 一 章	引子	(1)
第 二 章	挣扎	(35)
第 三 章	爱情	(68)
第 四 章	夜	(105)
第 五 章	羞辱	(154)
第 六 章	婚礼	(187)

向往爱情

第 七 章	瓦西列	(237)
第 八 章	孩子	(268)
第 九 章	接吻	(303)
第 十 章	悬梁	(340)
第十一章	诅咒	(359)
第十二章	乔治	(399)
第十三章	尾声	(431)

向 往 土 地

第一章 引 子

1 从哥尔里巴巴开始，沿索梅什河有一条直通克鲁日的公路。它时而闪现在河流的左岸，时而出现在河流的右岸，快到阿尔马地亚才向右分出一条白色的大路。大路通过长满青苔的旧木桥，将日多维察村劈成两半，继续向比斯特里查延伸。在那里，它和经波尔戈乌山口伸出的一条公路相接。通过那条公路，便可到达布戈维纳。

过了日多维察，大路进入丘陵地带，蜿蜒曲折地爬行了长长的一段路才豁然开朗，变得平坦、宽广。它忽儿钻进多姆内什蒂林子的山毛榉中，忽儿又窜到滴着冰凉泉水的莫尔特井台旁，最后，在德拉古山崖突然拐了个弯，爬进了伏卧在丘陵边缘的普里帕斯村。

普里帕斯村的村头，竖立着一个单薄的十字架，受难的耶稣挂在长满铁锈的钉子上，脸上留着一道道雨水冲刷的痕迹，脚上挂着一个花朵早已枯萎了的花圈。一阵微风吹过，久经风雨和虫蛀的十字架就会嘎吱嘎吱直响，可怜的耶稣便不由自主地晃动着锈渍斑斑的铅皮身子。

村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天气闷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只有树

上的叶子偶尔有一丝沙沙的响声。一缕淡蓝色的炊烟穿过树枝冉冉升起，象醉意朦胧的妖怪晃悠悠地飘过满是灰尘的果园上空，弥漫成一片灰色的烟幕。

一条半闭着眼睛的狗躺在路中央，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它是教师扎哈里亚·海尔德列亚的家犬。一只乳白色的猫，小心翼翼地蹑足而来，唯恐被胡同里的灰尘玷污了脚。它机警地望了望狗，沉思了片刻，便加快了脚步，闪身躲进了柳条栅栏后面的果园里。

第一幢宅子是教师海尔德列亚的家，坐落在一座小山岗上，家门正对着胡同，两扇虎视眈眈的窗户逼视着村子中心。教师每天早晨在宽阔的廊檐里洗脸；午后，海尔德列亚太太干完家务活，就在那里守候着一只浅绿色的瓦钵。院子里栽着两棵小苹果树，上边总是拴着一根绳子。这天，绳子上搭着几件花布女衬衫。衣服的阴影下几只母鸡在发烫的沙地里扑腾，旁边站着一只雄赳赳的红冠小公鸡。

大路跨过娘子河，亚历山德鲁·波普-葛拉内塔舒的房子就在左岸上。门上了闩，草屋顶活象一只龙头，在围墙的破损处能隐约看见新粉刷的墙壁。

毗连着是马切敦·契尔契塔舒的家，村长弗洛列亚·坦库的家和其他邻居……在一个大院里，两条匈牙利奶牛伏卧着嚼着草，台阶上坐着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婆，神情木然地任凭烈日烤晒，一动不动。

骄阳似火，热得人连嗓子眼儿都要冒出烟来。路旁的房子胆怯地蜷曲在被风雨剥蚀和牲畜磨损了的屋檐下。

一条高大的髯毛狗，吐着长舌头，懒洋洋地、漫无目的地走过来。一条肮脏的小狗从落满尘土的草丛中跑出来，讨好地摇着尾巴跟随着大狗，髯毛狗对它不屑一顾，继续懒洋洋地走着，小狗却

紧随不舍。被恼怒了的鬃毛狗威胁地呲了呲利牙。继续高傲地向前走去。小狗迷惘地停住脚步，怯懦而无可奈何地看了一眼鬃毛狗，才飞快地回到草丛中。不一会儿，那里传来了饿狗啃食的咔嚓声。

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唯有在阿弗鲁姆的酒馆里，似乎尚有一息生机。两个腰悬酒壶的农民站在台阶上，心事重重地唉声叹气。远处，隐约听得见悠扬的小提琴声和欢乐的口哨声。



2 礼拜天，马克西姆·奥普列亚的遗孀托多西娅家里一片喧腾。全村人都聚集在这里跳霍拉舞。

寡妇的家在破旧矮小的教堂对面。守寡是艰难的，那么，一个并非勤劳节俭、坐吃山空的寡妇，日子只会一天不如一天。一个聪明能干的男人终生积攒起来的万贯家财，落在这样一个蠢妇手里，不消一年就能破败精光。马克西姆在将双手合到胸前时，院子里的干草垛堆积如山，两座棚圈挤满了牲口，厢房和草料间里停满了大车，俨然是一户殷实之家的气派。然而，现在庭院里却空荡荡的，唯一可见的是一头挨饿的老奶牛。

霍拉舞正跳到高潮。参天的栗子树荫下挤满了人，斑驳的阳光在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上晃动着。炎热使人们的血液沸腾了，昏黄的太阳仍高悬在莫古拉一格格尔山顶。

三名乐师在草料间旁拉着琴，琴弦绷得吓人，眼看就要绷断了。布里恰格一只脚蹬着树墩，左肘支在膝盖上，脸贴着小提琴，闭着眼睛，手指飞快地在琴弦上滑动着。霍尔比亚是跛腿的独眼龙，尽管他的小提琴上只有三根琴弦，可是伴奏的劲头却毫不逊色。象黑奴般又丑又黑的格万，以同样的狂热甩动着拉弓的

胳膊。当布里恰格停下来调弦时，霍尔比亚和格万便停下等他。调好弦，乐曲又以暴风雨般的磅礴之势奔泻着，乐师们还不时地眨眼吮嘴，交流信息，更换曲子。

大地被踩得咚咚地颤悠，几十对舞伴疯狂地跳着索梅什舞。小伙子们钉着铁掌的鞋底不时迸发出火花，姑娘们的彩裙翩然飞旋，叫人眼花缭乱。灰尘腾空而起，尔后又在汗水纵横、疲惫而兴奋的脸上厚厚地敷了一层。随着乐曲的节奏加快，小伙子们更是纵情狂欢，时而让姑娘从他们的腋下穿过，时而撒手让姑娘们飞速旋转；他们时而从原地纵起把皮鞋的后跟碰得咔咔直响，时而用满是汗水的巴掌拍打着靴筒……叫啸声被湮没在铺天盖地的尘埃中。偶尔有想出风头的小伙子，在癫狂的舞群里瞪着眼珠，扯着嗓子嘶叫两声，但他马上便感到力不从心，只好偃旗息鼓。狂热的舞蹈在悄无人声的气氛中继续着，节奏却象上足了发条的陀螺，越来越快。小伙子们的胳膊象铁钳似地把姑娘们的腰越搂越紧，白色绣花衣下的乳房活跃地跳动着，不时碰撞在小伙子的胸脯上，惹得他们春心荡漾，意乱心慌。他们一个个醉眼醺醺，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看谁，只在唇颊间洋溢着满足的微笑。

年轻人已经不停地旋转了足足一个时辰，但仍毫无停歇之意。有两次布里恰格刚刚停住手，小伙子们便立即朝他吹胡子瞪眼，绝望般地叫嚷：“别停，茨冈人！快接着拉，黑乌鸦！”

舞伴们团团围在乐师周围你挤我推，摩肩擦背。几个刚学会跳舞的小伙子，转得头晕眼花，东倒西歪地站不稳脚，惹得姑娘们捧腹大笑。有三对舞伴退进了较为宽敞的厢房，其实那里同样尘土飞扬，贴着脸都如同隔雾看花。

离舞圈不远的地方还坐着一些姑娘，她们没有受到小伙子们的邀请，眼馋地看着这热火朝天的场面，不时怒火中烧、交头接

耳地议论着什么，爆发出做作的笑声。她们的耳畔和辫子上也戴着鲜艳的花儿，手里还捧着一大把鲜花，随时准备插在前来邀请他们的小伙子的帽子上。其中还可以看见一两个少妇，她们用纱巾裹着头，准备一旦丈夫想玩，立即投入舞蹈的行列。另一旁便是些做了母亲的妇女和上了年纪的老太婆，她们挤成一堆，谈笑风生，不无感慨地欣赏着姑娘和小伙子们。不安分的孩子们在女人堆里跑来跑去，有时还挤进舞圈里偷姑娘们的花，惹得姑娘们大发雷霆。这时，他们便象赢了似的，乐得直蹦。几个调皮的孩子还凑到跳舞人的身边，专门注视姑娘们的裙子。裙子飞起来露出膝盖上部时，他们就做着鬼脸得意洋洋地问同伴：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你呢？”

“我也看见了！”

他们还不罢休，直到来了个老太太拧着耳朵把他们轰跑。可是过不了一会儿，他们就又溜回来了。

男人们远远地站着，三三两两地依在门框上，谈论着家常，不大理会狂欢中的年轻人。

村长站在几个有声望的老头子中间，白色的小胡子神气活现地向上翘着。他有一双蓝色而慈祥的眼睛，说话时斟字酌句，打着手势，努力保持着自己的尊严。肥头大耳的富农斯特凡·霍特诺克，肚子好象在发胀，不住地用手推摩着，一边还搜肠觅肚地找些事情故意和村长耍嘴皮，以显示他的身份。黄头发、尖嗓门的特里封·特塔鲁，他的短小身材正夹在他们中间。他仰着脸，一会儿看着这个，一会儿看着那个，唯恐他们真的吵起来，因为他们俩都是他的远房亲戚。亚历山德鲁·葛拉内塔舒站在一旁，象一只看家狗，拉长着耳朵听着，想插几句得体的话，却始终没